

陳傳奇老師生平簡介

父親於主後一九二〇年生於江蘇省吳江縣，隨即全家遷至蘇州。抗戰軍興，他隨政府遷至後方進入重慶高工，後以優異成績得保送唐山交大，大二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抗戰後復員，再繼續完成學業。

畢業後，父親選擇分發至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服務。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與母親結婚，一年後母親在大哥出生後即信主得救。父親生有三子一女，那時父親尚未得救，卻樂見母親帶著兒女們過召會生活，母親為父親的得救禱告了十年，至終父親在職務上遇極大的風波，藉此內心軟化，迫切呼求禱告，歸入基督。

父親熱愛家庭，愛妻子兒女，常帶全家出外散心，每次出差總會買各種禮物給兒女，對妻子也是體貼備至。他是一個愛神、愛國、愛家，愛妻子、愛兒女的好丈夫，好父親。

父親得救後，即在新竹開始正常的召會生活，也一同搭配事奉。後因調職而全家陸續團聚在高雄。一九八四年退休後在鄒弟兄引領與扶持下天天走路到會所參加團體晨興。自此得著復興，生活有大改變！甚至為了晨興中飽享基督並供應聖徒，父親每天下午即先進入隔天晨興聖言的內容。當他對真理更加渴慕後，他勤讀聖經，在聖經上用各種顏色的筆，劃記重點，常與真理同歡樂，因此在申言上滿有亮光，滿了喜樂地述說基督！

父親也甚喜愛唱詩，常沈醉在詩歌意境中，釋放靈並手舞足蹈，甚至常使整場聚會活起來。父親不僅正常參加排聚會、主日聚會，也常向鄰居朋友傳福音，引領多人歸主，且殷勤牧養，費財費力。

二〇〇七年六月中父親中風，愈後雙腳無法站立，從此臥床三年，雖備受限制，行動不便，卻使他得以安靜活在主裏，更倚靠主，更安息，更溫柔，更單純，每家人陪他同呼喊主！感謝主！讚美主！向主歌唱時，臉上所洋溢的喜樂，使我們感受到他的更新變化，甚至返老還童！正如林後四章十六節所說，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八月十七日，母親發現他有氣喘現象，即入聖功醫院，十六天後，亦即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清晨七時，因各種機能衰退，人逐漸凋萎，最終在睡眠中安祥離世。是主的憐憫，三年來他從沒有任何疼痛及呻吟，大部分時間都很安息。更是主極深的憐憫，賜給他在世旅程九十一年，且受主吸引，贖回光陰，追求基督與召會，奔跑屬天賽程！何等福樂的人生！

凡事都有個來龍去脈，不易突發奇想。

話說從頭，前四年，我們最最敬愛才藝洋溢的方哥（是奇的哥哥）以 93 高齡逝世於上海，身後照遺願，大體捐作醫學教學，我倆一則悲傷，一則有如暮鼓晨鐘敲響了我的腦袋。我就和奇說：「方哥是赫赫有名的學者，如此看透生死，我等無名小卒，更該不在乎，有樣學樣吧！」他雖已臥病兩年，「神智清醒，立即同意。」隔了一年，他仍在臥病，但精神仍在正常狀況中，我重提此案，他一貫堅定。當然我倆是同心一意的……

說到他這人，超豁達，他一向視死如歸，年青時還一心拋頭顱，灑熱血，馬革裹屍，平常總說：早死晚死最後總歸是死，五十歲和一百歲有什麼關係呢？於是我向兒曹們宣告，爸媽身後，同樣如此這般處理，孩子們在面色凝重中，不作異議。靜媳說：「此種決定，要家屬每個完全同意，醫學院才接納，我爸也做此決定，是我大哥不願，才取消的。」我那鳳媳說：「是好主意，我百年後必也要學樣。」既家人中多人同意，更堅定了我的計畫。

去年九月三日，他安息主懷，我們就如此這般的鐵定了心。妙的是當初接洽的高醫，靜媳去電時，大出意外居無虛席（可見風氣開了），他們介紹到正需要的義守，兒媳們打電話連絡，很快來了一位年輕帥哥，把他從加護病房推出，我看著他沒死，竟然變得年少俊美，如嬰兒般熟睡的安詳遺容，幾乎衝動著似去按摩，兒子示意不要驚動。我只有強抑悲慟在他被推出時，大聲向他「傳奇再見，傳奇再見。」因為我們一定會重逢的。

沒有微稍繁紋，感謝外佣給他穿的是外出服，頭光面滑，就這樣推下電梯，搬上救護車，步向他大愛之路。

有愛心的弟兄都陪侍在加護病房外，一位長老驚嘆：「這不是創見哪！」

我說得自私一點，每次參加別人的殯儀，最後送到焚化室，我的心就揪得好緊，竊思有天若是我的家人，我那脆弱無比的精神會崩潰，說不定前仆後繼，鬧成社會新聞。所以我老早決定，到親人推入焚化室，我立即離開回家，我萬萬不能忍受一個完好的人，是神所創造的萬物之靈，也是傑作，一下子受火的洗禮……」

有方哥的榜樣，太好的安排，他噙了氣，我如此想不是如往常一樣，再次又送醫院了嗎？後續以「眼不見為淨」，只想他只是再次住院。」後續不去想了。他從此活在我心中，我會畢生思念，不盡思念。

我篤信基督教、聖經上說，人有三部分，以三個圓圈來比喻，外圈是體，內圈是魂，最內圈是靈，身體乘化待盡，靈才是「真人」，基督徒的靈，被主接去樂園，等候主來時，給予永遠不朽的生命，這就是傳福音救人靈魂所大聲疾呼的主旨。

基於此，我就不必看重這地上的帳幕（身體），地上的帳幕誰都會拆除，焚化成塵埃。當初耶和華造人是以泥土，出于土必復歸於土，所以這帳幕不算什

麼，一般人都有「全屍」的觀念，我那醫生孫女告訴我：大體作解剖後，仍然縫給如原狀，然後醫學院會焚化入罈隨家屬收取或留置。我就不去研究解剖的過程，不去想福馬林藥水，反正最後物質的帳幕復歸於土。遲早而已。而且捐獻大體回饋社會，給莘莘醫學子弟剖析研究，作日後醫病研究之用。不是很有價值嗎？

真正應了「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又護花。」這不是臨終回饋的大愛嗎？

自從他走後，我每天思念流淚我讓醫學院的通知：「即將解剖。」淚下如雨的告訴兒子：「不要告訴我這大愛的最後關卡。」就讓我渾渾噩噩的過此一生，然後我身後同樣如此這般，最後讓我倆生同心死同穴，於願足矣！

容我一心嚮往我們重見之日，娓娓笑談當年塵世姻緣，種種切切，都付笑談。我們都該深深感謝 主恩，賜我倆一甲字的偕老廝守，這是不多的。

哈利路亞，主恩浩蕩，感謝不盡，直到永遠，還要感謝。

聽涵兒說到那天送爸去義守醫學院，擺供桌，香燭鮮花蔬果俱全，好隆重，兒媳立即告之我們是基督徒，不作形式，他們立即撤除，然後每搬動遺體，總是一聲聲呼喊：「爺爺，對不起，我們要抱你移動。」一聲聲叫爺爺，就像親人一般，使我聽了感同身受，最後以高質白絲綢覆蓋全身，推入個人冰櫃，更是「爺～爺～，容許我們讓你暫厝，安息吧！」我聽了聲淚俱下，此情此景，聽了怎能不使我淚水決堤。

事隔半年院方通知，即將解剖，有一個典禮，我忍不住用哭聲轉告三兄，媽是不忍參加的。

三兄去參加了回來。

「我去看了爸爸」孩子是有孝心的。

「爸爸好嗎？浸在藥水中嗎？」我的酸楚泣不成聲。

「現時代用打針的。爸還好」沒什麼變色，這可好，用打針不必浸泡藥水，好感謝現代醫術，我竟如蒙大赦。受慰多了。

義守醫學院是初創的，半年來只得兩具大體。聽說地處郊區車馬稀少，風光尚稱明媚。是個好去處。每想到二兒說的兒剛帶爸時一聲聲爺～爺～，對不起搬動您了，以及「視猶親」的謹慎有禮，我覺得在解剖時一定細心體貼。義守是個遺愛的好去處。我好感謝義守他們絕不會把他割得支離破碎，聽說動手術時，只是切開部分，由教授講解，學子觀察聆聽。絕不讓帳幕支離破碎。最後健母如新，對大體敬之愛之，如對家中長者。

我非常非常感謝義守的「慎終追遠」，對大體的「戒慎恐懼」。義守醫學院是初創的將垂典範。地處郊區建築設備新穎，我心大慰，祈願普羅大眾，大大開放「全屍俗念」，多有豁達的人士捐助，讓義守醫學院「充足有餘」的上這「最後手術之課」無虞匱乏。

再說義守，「我感謝你，信任你一切流程。」

各位親愛的老師及醫學院的學生們：

所有屬乎基督耶穌的人，照著聖經的啟示及基督生命、光和愛的薰陶，皆以四大方面的愛為職志：

愛真神：神就是愛，神愛世人，神這愛推動祂來成為人，就是耶穌基督。祂經過人生，死而復活，為能進入人裏作生命。這樣的大愛，激勵我們更愛祂。

愛道德：神是一切光明屬性與美德的源頭。有神生命的人，自然愛將祂彰顯出來為最高標準的道德。

愛國家：神藉著國家社會賦予我們生存、生長、成全與盡職的最佳環境。神的愛使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和同胞們。

愛世人：神愛世人，甚至藉基督流血受死，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與各邦國贖回人。因此，我們以神那不變、不偏的愛，愛所有的人。

先父一生正因被神那是愛、是光的生命所充滿，而成了這樣一個愛的榜樣。

他愛真神，喜愛歌唱讚美神，也喜愛傳揚基督耶穌這位真神。

他愛道德，他一生對神忠貞、對人純潔、對事負責，他是一個樂意施予的人。

他愛國家，他在世時，為國家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前途；離世時，仍願捐贈大體造福醫學生。他熱切盼望我們國家社會能上軌道，成為公義的國度。

他愛世人，他愛各階層的人、愛各年齡層的人，熱切盼望人人嘗到基督作生命的祝福。

願先父這一生所信、所愛的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陳傳奇先生三子 陳洵敬書於巴黎